

江寧金石記

江寧金石記卷六

冶城嚴觀子進輯

元

句容縣重修學記

昔范公純仁知襄邑學校皆一新之擇鄉之賢者以董其事教聽正之□每親至學而加勸誘公□載在汗青而邑學之子若孫德公者厚句容爲金陵屬邑學在縣治之東始建于唐之開元中□□教日以墮迨宋皇祐二年常博方君□君茲邑且陋與圯□有新意旣邑令葉君表乃改卜于驛面挹三峯寬閑爽塏則元豐二年也紹興而後尹加意于學校者如龔如俞如吳修學各□于時來者有稽欽惟聖朝□□區宇文治開明是學於□燬後復得主學尹今謝起東力任起廢用功有漸殿宇已完□峯王公按部委邑令何君源力勉諸儒以迄于成厥後職

教者視如傳舍循至傾踣□□至元□兀顏君瑛來罕是邑寬
以愛民恭而下士□先聖于學宮顧瞻殿宇橈壞粉堊剝落慨
然曰設學以化于邑尹之事謀之學舍□者□□均其力莫不
聞風而應命教諭翟之祥端雷震陳炳度木鳩工不兩月而廢
者興矣自大成殿至明德堂從祀齋廡櫺星戟門廩庾庖湔靡
不完葺又剏西偏別屋三間爲學子游息□樞使澹庵張公扁
之曰芳潤是役也士悅而民服其有弦歌之漸乎尹之嘉惠學
校至矣而紀其實者教諭董欽許濬與邑士來述其事屬文龍
爲記承乏鄉校誼不得辭姑撫其概以告蕭□曹隨其碑范公
專美云

右碑行書建康路儒學教諭□文龍撰句容縣尉董信
書將仕郎句容縣尉蕭善篆額元貞二年七月立元制

縣分上中下三等上縣又設達魯花赤掌縣印以知縣
爲尹掌判署事上縣置丞中下只設簿尉句容元之上
縣也碑云尹加意于學校如龔如俞如吳者謂龔濤俞
澗吳琪也濤字仲山東平人紹興二十四年縣尹澗淳
熙九年縣尹琪括蒼人紹定間縣尹皆邑之名宦

僧覺春題名

當寺南觀音院徒弟前山門首座僧覺春爲見本寺三門地面
年深損壞不堪行履由是發心謹抽衣資收買磚灰作料命工
除剔舊磚重新墊砌總計八間及油飾等今已畢工集茲良因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者皆大德七年歲在癸卯解製日圓滿謹
記

右題名正書刻于崇明寺莊功德記之側

觀世音菩薩傳略并像

觀音生西土諱妙善妙莊王第三女也生而聰慧斷暈持戒將笄王欲招壻觀音忤旨王窘辱之擯諸白雀寺命僧驅役如奴觀音志益堅甘勞瘁若有神代之者僧聞于王王謂誣縱火焚寺五百僧皆煨燼惟觀音端坐火中誦經不輟王乃召還反覆譬曉之觀音上白以生死故王愈怒押棄市刀自折虎咆哮負觀音去冥之林中未醒夢青衣二童引至酆都見所謂閻王者返送極恭見罪人劉燒春磨苦楚狀爲之誦經得釋比覺林中毒龍惡獸各相驅逐遂欲別營一齋忽老人啖以仙桃導至香山于此修煉數年成果也一日坐齋中遙見父王病瘡瀕死懸金購醫其有應者爰幻形爲僧詣闕奏必得至親手眼可療至取諸二女不用命僧復奏香山仙長濟度羣生誠一開口手眼

可得王遣使求之仙長慨然斷手眼付之持歸僧和藥以進王服之卽愈大喜拜僧高爵厚資不受但云仙長有大功于王旦日不可不自往謝王命駕往見仙長果無手眼血淋被體且駭貌肖觀音必三女妙善也悲慟籲天完之少頃仙長手眼已千數矣于是觀音下拜與王敘父子甚驩勸王修善從之後亦同沖舉也觀音居西天入佛會常開救苦之門廣示有情之路遍觀古今之世音普察人閒之善惡故有觀世音之號云

戊戌初夏與友人王小石作清涼山下之遊得石碣一高二尺許乃趙魏國夫人所畫觀音大士像上方楷書觀音傳略後署大德丙午春三月清明日吳興弟子管氏齋沐焚香拜書法像端嚴字畫秀整相與讚歎得未曾有夫人名道昇字仲姬吳興人趙孟頫松雪集稱其

翰墨詞章不學而能心信佛法手書金剛經至數十卷
以施名山名僧此本殆當時施諸寺中者也因奉置于
左所巷地藏庵內曩見北史王劭傳云文獻皇后崩劭
上言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貞符備諸秘記皆云是
妙善菩薩不解所謂讀此傳乃知妙善卽觀音之名耳

加封孔子碑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
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
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
之盛典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
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明言
之妙尙資神化祚我皇元主者施行

至大元年月寶日

右加封詔書正書在江寧縣學戟門內別速臺書文載
元文類係間復撰按詔下于大德十一年九月刻石流
傳至今尙多卽觀之所見已二十三通文同而字體篆
隸正行及蒙古書不一然多遜此刻當以建康學冠江
南故較他處猶鄭重也碑陰三列上記立碑年月中下
紀人名

加封孔子碑陰

夫子之道亘萬世其無以侔大欽惟國朝文致太平先皇帝加
號追封綸言播告周天之下所在郡縣學咸刻金石奉揚休命
惟建康有學雄冠江南臺察僉議刊立豐碑庇以隆棟用稱尊
崇盛典乃構亭於櫺星門外泮水之濱輪奐翼然與廟學相輝

炳旣訖事并列府臣文學臣氏名於碑之陰皇慶二年八月日立石

奉議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臣別速臺書并篆蓋

第一列
行書

將仕佐郎建康路總管府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口臣燕口
將仕郎建康路總管府知事臣丁從禮承事郎建康路總管府
經歷臣李原承直郎建康路總管府推官臣許士常承直郎建
康路總管府推官臣郅衡承德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臣的斤
奉議大夫建康路總管府治中臣察罕少中大夫同知建康路
總管府事臣沙的少中大夫建康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臣王
鎮奉政大夫建康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臣瓜都

第二列
正書

建康路儒學學錄臣胡助建康路儒學學正臣賈汝霖

建康路儒學教授臣張拱辰

第三列
正書

建康路句容縣重建學記

至元丁丑江左旣平詔置行臺揚州於以正風化而新民彝也
今翰學西臯趙公爲侍御史實膺持憲之寄後三十年其子靖
初筮得句容尹亦維揚分邑恪遵嚴範力于政而躬于廉首以
風化之原繫于學學政未舉心撫字而職承宣者能追其責歟
暨監邑簿佐捐俸金勉以率衆儒人唐思謙王起龍等餘六十
人咸知尹君見問之早淵源之富說以聽從而服其役爲禮殿
崇踰舊者及尋深廣稱之賢廡崇廣皆倍其舊講室爲楹五翼
以四齋楹八圖書禮樂各有庫戟門櫺星門凡再重而闔則十
二中外煥新規設一合於禮二年寧告歸公詢其爲政之要喜

之走書歷下諉構以記構惟三代之學不可見而三代之所以爲教者布之方策旣詳且著黨庠里序等而上之無非教也萬家劇邑介乎江浙華庶之鄉業今新宮雲敷霞峙袞服當座侑享從祀以序教之有方養之有漸紳佩羣集時肄季考絃誦之音旣聞而揖讓之儀重見豈庸庸所能辦哉不患無功患人不爲以君之雅才通識泓然詣理擴其所施宜有大于此者宜其不詭流俗不慙浮議不飢餓以躡人之後也善良則扶之豪猾則斥之歲離于飢豫言以防災賦非土產亟請而獲免一念之頃莫非爲民而庶工庶獄能飭能詳次以咸整亦三代先教後刑之遺義歟君將南還升堂振矩爲諸生講正學以恢道統方春夙駕行井里告之以孝弟忠信抑其末而本是從俗近鄒魯自昔而然革其蠶譌悉如舊俗志願斯畢矣雖然昔賢之事業

光偉卓犖垂範于世者非一載其位食其祿不有以振起之則
日以墮裂其可禦已苟氏慈明陳門季方襲雍熙之軌而出應
世用皆足以準的羣倫又何暇于他取哉句容之人何其幸歟
碑未刻典史張天裕陳圭句容縣尉劉仁毅進義副尉句容縣
主簿畢拜都承事郎句容縣尹兼勸農事朱全忠縣校尉句容
縣達魯花赤兼勸農事谷
迷失立石其人鄭梓鐫

右碑正書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
王構撰承德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潘汝劼
書并篆額至大二年五月望日立石縣尉劉仁毅金陵
新志誤作劉毅應从碑爲正

建康路文廟祭器記

夫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本
以上乎中而不敢懈文以口乎外而不可闕所謂無本不立無

文不行也矧器數制度莫不起於時之宜事之當而有以成施於祭祀必盡已以實內外一致方能感格斯五禮中尤爲難者其本與文一或有闕則誠亦不至雖勉卒事不陷于如不祭者幾希是故擴忠信義理於齋莊恭敬拜起坐立儀不少愆者亦本之所以立也簠簋豆行列有數物不少差者亦文之所以行也故曰器有一之不備則禮有一之不行是以本旣立矣文旣行矣內外交盡禮不虛矣明則人物懷其仁幽則鬼神饗其德必至乎是則祀事孔明庶無悔矣建康爲江南名郡又臺察莅焉廟貌巍然學校修整祀器毀於大德壬寅之火存者什不二三若弗補完是文不行於外而內雖有本安得獨立耶我堂堂聖元大興文治加封孔子報德報功隆禮丁祀有司奉行固不敢不致如在之誠然而黍稷之馨弗實于簠簋水土之品弗

登于遵豆雖曰明德惟馨亦奚指彼以明此哉於是臺察上下
議論僉同遂命提學巨本路治中也先普化購銅訪得冶金之
攬工者仍俾董其役既成形製高古凡三閱月而功畢衅於至
大己酉之夏月以數計之一千八十二可謂大備矣噫器之一
具也粢盛庶品一或不登無以表其明德今器既具矣庶品既
登矣誠或不足於有事之際雖黍稷之馨神亦不饗所謂誠爲
實禮爲虛也有事于遵豆者可不謹乎校官游鄭良學正方機
學錄劉應參懇求文石辭弗獲免忘其固陋爲之記

學錄劉應參學正方機教授
張拱辰立石郡人鄭梓鑑

碑末刻建
康路儒學

右碑并陰俱正書在江寧學宮前國子博士從仕郎江
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劉泰撰承德郎江南諸道
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潘汝劼書奉議大夫江南諸道行

御史臺都事杜溥題額至大三年九月立

碑陰

祭器總目

坵壹百貳拾

簋壹百貳拾肆 蓋全

豆壹百柒拾肆 蓋全

犧尊陸 象尊貳

壺尊陸 大尊貳

山尊貳 著尊貳

龍杓壹拾叁

鬯洗各叁

大香鑪貳

大花餅肆

總計壹千壹百有陸

建康路學祭器總數之記

始建康學鑄祭器若干以爲大備御史劉公泰爲之記會教授張君拱辰至有事于上丁陳其簋簠尊豆壺爵不合儀式顧猶有關者退讓之提學官治中梁侯也先普化曰吾嘗不滿于是君意雅合外可以弗完爰稟憲臺復購銅召舊匠開冶命學正賈君汝霖董其役凡三月畢工教授俾助以數具書于石庶來者有考焉按簋貳副簠壹副爵二十一坩五十有七此南唐舊物僅存者爾山尊二著尊二大尊二壺尊陸象尊六犧尊六壺洗三副龍杓一十三坩八十有二爵一百丹九豆一百七十有四副簠一百二十有二簋如簠之數而加一焉大鑪二大餅四

此前鑄之目劉公所記者也。鼎洗一龍杓一爵十小鑪二十有五豆一百丹九。此後鑄之目舊新後先總以件計一千四百一十有八器。至是始備。惟張君主席三年以教以養以興以補臺評士論翕然稱之。若他役倍是不書而獨書祭器者尊禮也可謂知所重矣。助之不敢不書以是夫。

碑後刻
鄭梓刻

右碑正書在本學建康路儒學學錄胡助記并書皇慶二年春正月哉生魄建

建康路三茅山崇禧萬壽宮記

華陽洞天自茅君以神道設教。瑞人神士不可梯接者。代有人焉。歷考其間。惟隱居陶真人立館以處高弟。所以啟佑其後人者。爲最盛。今之崇禧觀。隱居曲林館也。唐貞觀間太宗以昇真人王真人有潛藩之舊。且嘗師事隱居。遂建太平觀以居之。賜田

與山贍其學者殲錢舖粟月給所轄宮觀十有二宋政和三年始分田以給之使自養其弟子具載山志宋改太平觀爲崇禧揭虔安靈有盛無數式克至于今日廣殿修廊宏宏轍轍棲題闢桶之飾旛花香火之供千餘年閒其崇奉未有如此之盛者也於皇三君威神在天陰陽默相華陽道派如魯洙泗世有升降道無升降時有顯晦道無顯晦陶真人之于三君也神交沆寥之上玉真人之于隱居也心授問荅之間縣縣延延往過來續千載如一日皇元肇興天兵南渡神明所扶壇宇如故心遠鄒君道元若造物者擬其人爲時而出叫問闔于九天之上上方假武修文以清靜爲壇以慈儉爲宇垂意元敎命鄒君道元掌敎事盡護諸山厥後東澗洪君宗源復陽楊君元澈碧泉蔡君德溥繼繼承承用保有累朝之寵命俾熾而昌皇慶初元春

南塢陳君志新入覲上覲天光于清都紫微之閒承九重之殊
渥荷真人之美名上賜金襴道衣以爲身章延祐四年秋南塢
君私竊自念崇禧道場自昔總轄諸山實爲上帝垂休儲祉之
所不有以表章之何以明有尊乞陞崇禧爲宮白之集賢諸公
以其事聞于朝嗣歲陞辭還山上復降香以榮其歸延祐六年
八月廿二日玉音自天而下賜號曰崇禧萬壽宮元教大宗師
上卿大真人吳公與有功焉是日也榮光異氣上燭層霄崇山
峻嶺咸有矜色真人陳志新率羽士稽首再拜于道之左對揚
休命曰明明天子萬壽萬年實與太元司命君自混沌溟滓開
闢之始赤明龍漢浩劫之前俱以願力裁成輔相以左右民雖今
昔殊時幽顯異迹其受命于皇皇后帝則異世而同符也子虜
休哉旣而冠巾之衆如出一口而祝之曰陳真人自隱居陶真

人立館以來既嘗爲太平觀矣又嘗爲崇禧觀矣上賜今額甚盛舉也他日秉國史之筆者繫年繫月繫口大書之曰改觀爲宮自南鳩真人陳志新始其皇恩如天將何以報塞耶惟我真人在帝左右必敬必恭早夜以思彌成元功庶其有以荅君師寵綏之造而真人亦有無窮之聞真人曰三君之靈也吾皇之賜也臣等方之有焉敢不敬恭以從祝規延祐泰年夏四月南鳩君傳去疾紀其事以傳方來去疾謂必有山元卿其人而後爲新宮銘草野之文何足以紀盛事辭不獲命乃舉前說爲之記而又薰沐係之以詩曰

自有宇宙有此山開山者誰高辛氏耿耿社哉大元君天之輔相民怙恃曲林舊館陶真人潛德幽光發于祀山圖飛上天皇家雲漢分章來萬里煌煌崇禧萬壽宮巨扁鸞飛義獻字鳳歌

鶴舞鐔釣韶山川鬼神共歡喜物不疵癘年穀豐乾坤清夷風日美皇帝怡愉奉太皇萬年億載自今始

碑後刻宏道明冲靖真人同主領三茅山

諸宮觀庵院住持崇禧萬壽宮陳志新立石江左鄭梓材鐫字

右碑行書從仕郎鎮江路錄事致仕王去疾爲文前諭

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孟頫書并

篆額大元至治元年正月十五日建碑在本觀仁宗敕

云朕流觀山圖夷考仙蹟瞻曲林之舊館實宏景之故

居原其建立之初以處高第弟子及今千載猶想遺風

朕將益崇神明用著高尚其建康路三茅山崇禧觀可

準元教張嗣師掌教真人吳全節所請賜號曰崇禧萬

壽宮主者施行事在延祐六年三月日此敕元紀不載

第是年兩賜僧鈔猶且特書則此敕之見遺果何故耶

當日朝廷移行下州縣必曰主者施行者本後漢黃瓊傳也

句容縣學鄉賢祠記

祠鄉賢所以善風俗表忠孝所以厚綱常句容邑祠非其鬼者甚衆古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者學未有祠非缺典歟泰定乙丑乃始闢講堂之西按邑志及史書唐有張公諱常洵居喪盡孝廬墓三十六年劉公諱鄴事主盡義當黃巢之亂不臣賊而死此正李泰伯學記所謂爲子死孝爲臣死忠者也祠之于學見鄉先生之所以可祭者如此見士之所以爲學者當本乎此高山景行之思秋菊黃泉之薦使人親親尊尊之天油然而不能自已也其或士之躬行於此稍有歉焉不可以升斯堂扣斯門矣然則此舉有關於綱常有補于風化不淺也可不爲之記乎冬

至前十日

神後刻訓導
江閩震立石

右碑行書新安胡炳文記門人程益書教諭劉元明篆
額秦定三年七月立按炳文字仲虎學者稱雲峯先生
見元史儒學傳

集慶路孔子廟碑

上元年詔以興學作士爲王政先務申飭郡縣甚至二年秋八
月建孔子廟成校官文學先生羣諸生相與言曰吾州都會六
朝自國淮江之南學遂爲首善之地故宋播遷茲爲陪都其守
臣把鑰制閫外以其選必儒碩重望吾昇校規制宏整肩成均
殆甲東南學燬一旦迨復已十閱歲其燬其復吾輩所戚所欣
吾道所關也不辭請珉以詒來者可乎其燬大德三年八月其
復始庚子者見監察御史楊公演記始己酉者臺臣御史大夫

霍瀾激中丞廉公□屬以董其役路之中治中梁普華右其事
爲書檄士子掾文學江寧貢師人來宜有請於退□□掣校成
矣宇士者備矣養士者具矣公有以教之振吾昇校也夫孔子
之道如日月之照亙古今萬世莫不戴其明以行於世固不以
棟宇之崇痺加損今衆君肫肫於余者豈不以崇孔祠爲增國
家右文之光懿臺臣郡守重道之志也遂作詩但昇之士息游
歌之以金玉弦誦之黜庶幾有所感□報筦風尙者樂育之意
其詩曰

孰昇之宮夫子之宮孰燬於昔而復於今崇臺有基植綱斯邦
維攷斯明維士之□□才爰工于址于棟維宇斯替維構斯隆
旣翼其居迺睟其容曰章曰縫迺粒迺饗迺藝鉛槧迺聲笙鏞
□修斯成始玉金終迺洋聖謨以鋪德音士習維羽而校斯林

或蜚而冥或啄于陽或采其翰而儀其翔之習之邛而賓于王
士式臺榮而棟而楠于焉度之以柱明堂昇校之光昇士毋忘
右碑越二十有二年未之刻也訓導戚光傳其文迺承
憲臺治書純齋王公書之始伐貞石不惟重名筆之當
傳亦可俾有功之□□乃考其文大雅潔溫尤爲多士
敦學游歌之道深有助焉是年郡旣改名集慶歲在至
順元年十月戊申朔日教官程熟學正梅錫孫學錄陳

玉立

碑末刻直學
喻琮立石

按孔子廟碑前翰林學士通議大夫知□□同修國史
盧摯撰嘉議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王
□書并篆額文作于至大二年剝蝕過半非細視幾不
能讀碑內所云楊演所撰儒學記目見京學志今已不

可見矣

句容縣儒學田籍記

郡有縣學學有田土國家之令典也尙古民淳而俗化工市農
畝之夫皆學也中古聖人教養之義備而民知學先王之遺制
爾句容繇山名邑爲集慶屬縣學官弟子典則猶存皆其江東
父兄子弟也學之田以畝計一□六百一十八畝虧田之二畝
則加其一□八地一百六□畝則水之塘畝有五畝歲入以斛
計大小麥物九十六畝粟倍于麥畝又加其三十四畝十六畝
楮以貫計□百六十八畝延祐經理士緩于防細戶爲□爲□
弊而更其舊□□□府用□者例凡江南學院令有司稽其
田□之實郡諸侯與邑大夫□提其綱載諸方□且刻石焉去
年秋良知承乏于學遂合其儒□胥吏俾贊其籍竝加理焉後

之君子庶有徵諸碑末刻陳應鳳典史陳
簿八哈薩沙承直郎句容縣尹兼勸農事那懷樹立學使江濟監工番易
路句容縣達魯花赤兼勸農事那懷樹立學使江濟監工番易
生漢刻字

右碑行書在本學教諭許良知撰延陵吳□文書并篆
額至順二年二月十五日立

加封孔子父母及非官民詔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闕里有家系出神明之胄尼山請禱天啟
聖人之生朕聿觀人文敷求往哲惟孔氏之有作集羣聖之大
成原道統則堯授舜傳之周文王論世家則契至湯下逮正考
甫其明德也遠矣故生知者出焉有開必先克呂厥後如太極
之生天地如鉅海之有本源雲祲既襲於上公之封考妣宜眎
夫素王之爵於嚴君子之道考而不繆建而不悖予以敦典而

敘倫宗廟之禮愛其所親敬其所尊於以報功而崇德尚篤其
慶以相斯文齊國公叔梁紇可加封啟聖王魯國太夫人顏氏
可加封啟聖王夫人主者施行

至順二年寶九月 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我國家停典禮以彌文本闡門而成教乃
睠素王之廟尙虛元姬之封有其舉之斯爲盛矣大成至聖文
宣王妻并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家遵豆出房因流風于殷禮
琴瑟在御存燕樂于魯堂功言邈若于遺聞儀範儼乎其合德
作爾禕衣之像稱其命鼎之銘噫秩秩彝倫吾欲廣臨睢鵲巢
之化皇皇文治天其興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
王夫人主者施行

至順二年寶六月 日

右碑正書并加封四配詔俱在江寧縣學元史文宗紀及祭祀志祇載加封啟聖王及夫人而不及并官氏之封史之闕文也竹汀先生云加封事在至順元年二月戊申碑書至順二年六月蓋立石之年也家語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丌官氏之女今攷漢韓勅禮器碑本作并官宋祥符追封及此詔亦皆作并官文字明白可證家語傳寫之誤廣韻先賢傳孔子妻并官氏今本引亦誤爲并蓋流俗相傳失其本真惟石刻出于千載以前者信有徵也

加封顏子孟子詔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朕惟得孔氏之門入聖人之域顏子一人而已觀其不遷怒不貳過以成復禮之功無伐善無施勞益著

爲仁之效益將不日而化矣惜乎天不假之年也朕緬懷哲人
留心聖學將大新于風教故特侈於褒加於戲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雖潛德一時之不顯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願聖言百世而
彌彰尙復寵光丕隆文治可加封充國復聖公主者施行

至順二年 寶九月 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孟子百世之師也方戰國之從橫異端之
充塞不有君子孰任斯文觀夫七篇之書惓惓乎致君澤民之
心凜凜乎拔本塞源之論黜霸功而行王道距諛行而放淫辭
可謂有功聖門追配神禹者矣朕若稽聖學祇服格言乃著新
稱以彰渥典於戲誦詩書而尙友緬懷鄒魯之風非仁義則不
陳期底唐虞之治英風千載蔚有耿光可加封鄒國亞聖公主
者施行

至順二年寶九月 日

加封曾子子思詔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朕惟孔子之道曾氏獨得其宗蓋本於誠身而然也觀其始於三省之功卒聞一貫之妙是以友于顏淵而無愧授之思孟而不渥者歟朕仰慕休風景行先哲爰因舊爵崇以新稱於戲聖神繼天立極以來道統之傳遠矣國家化民成俗之功大學之書具焉其相予之修齊茲式彰于褒顯可加封鄆國宗聖公主者施行

至順二年寶九月 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昔曾子得聖人之傳而子思克承厥緒稽夫中庸之一書實開聖學於千載朕自臨御以來每以嘉惠斯文爲念萬幾之暇覽觀載籍至於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雅

留意焉夫爵秩之崇既隆於升配景行之懿可後於褒加於戲
有仲尼作於前孰儷世家之盛得孟子振其後益昌斯道之傳
渥命其承茂隆丕緒可加封沂國述聖公主者施行

至順二年寶九月 日

加封程明道伊川詔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朕惟三千之徒莫先顏氏瞻言往哲式克
似之故河南伯程明道體備至和躬承絕學元氣之會鍾于獨
得聖人之道賴以復明繄百代之真儒豈追崇之可後爰蒐盛
典爵以上公於戲緬想德容儼揚休而山立聿新禮命敷渙號
以風行服此寵靈益綿道統可追封豫國公主者施行

至順二年寶九月 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朕惟孟氏以來千有餘歲不有先覺孰任

其承故伊陽伯程伊川本諸躬行動有師法謂初學入德始乎
致知格物謂隨時從道在乎觀象玩辭遺書雖見于表章異數
尙稽于封冊作之大國庸示褒崇於戲規矩準繩庶有存於矜
式火龍黼黻匪徒侈于儀章懋相人文以對休命可追封洛國
公主者施行

至順二年寶九月 日

右傳三通刻制詞六道在句容縣學未署立石人名按
趙承禧大樂禮器碑云至元二年教諭劉德秀命立石
六跌恭刻皇上勉勵徽章先皇帝加封詔書蓋此石德
秀所立而趙承禧撰文時不知其以制詞兩道同立一
碑所以有六跌之說舊作畱不合六書之正而兩見于
詔書未知何故

捨田記碑下題名

至順辛未九月初二日亨公泰庵和尚捨到田地山塘共計八拾陸畝貳拾玖步在艾塘後村范塘柘澆時塘等埠週迴四散坐落謹記

譽公捨田叁号計五畝壹角坐落侯村後小新塘下承小新塘水利記

右題名正書在祈澤寺紀僧泰亨及譽公施田數目事在至順二年至至元三年始克立碑也

江寧金石記卷七

冶城嚴觀子進輯

元

聖旨碑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廕護助裏皇帝聖旨中書省樞密院御史
臺官人每根底行中書省行御史臺宣慰司廉訪司官人每根
底各城子裏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
衆百姓每根底秀才每根底宣諭的聖旨集賢院官人每奏我
世祖皇帝自潛邸以來首務立學養士及登寶位天下混一內
自京師外及郡縣無不立學以明人倫以厚風俗以養人材以
隆治本列聖相承諄諄勉勵科舉條章國學典制俱以昭明伏
慮有司視爲文具怠於舉行今皇帝卽位作新學校的聖旨頒
降四方以期成效庶道奏有如今科舉取士已有成規國學積

分省臺公試依已了的聖旨行者秀才儒戶每不揀甚麼差發
依著世祖皇帝聖旨體例裏休當者儒戶及民間俊秀子弟入
學讀書者各處廟學書院房舍裏官員使臣軍人每休安下休
斷詞訟休做筵會休造作休頓放官物地土口土莊田不揀是
誰休侵奪者在學錢糧供辦春秋二丁朔望祭祀及師生廩膳
贍養貧窮老病之士修理損壞學舍者曲阜林廟如有損壞依
例修理者各處先賢墳墓無子孫的所在官司禁治休損壞者
儒學提舉教官人等遴選有德行學問的人委用者學校的勾
當不揀是誰休沮壞者路府州縣官人每常切用心提調者監
察御史廉訪司官人每勉勵體察者這般宣諭了別了的人每
他每不怕那聖旨

元統二年三月

寶日

右碑正書在句容縣學按元紀元統二年二月己未朔
詔內外興舉學校此詔蓋蒙古語以俗語譯之未經儒
臣潤色開首三語與家藏雞兒年懿旨碑相似蓋當時
寫諭旨之式如此耳

靈谷寺鐘文

周辟邪鐘

篆書

乾隆丙午夏旱聞鍾山茅草凹有古碑今見之說與弟
晉過訪乃知建文四年正書投龍簡記二小碣也遂移
置朝天宮玉皇閣歸而憇于靈谷寺晤江浦韓介堂同
觀元順帝重紀至元之二年能仁寺僧所鑄周辟邪鐘
銑于鉦甬之式皆仿古製鐘乳三十六枚與鄭康成說
合能仁寺在城內卽昇元閣故址洪武中始移置聚寶

門外鐘之移于靈谷其在此時乎介堂爲賦長歌詠之
有關考證因錄于後介堂名廷秀庚戌進士出宰馬平
七日而歿聞其遺集失傳尤可傷也詩云昔讀鳧氏文
但載旋蟲名搜網援簞刻筍簠未聞甬上蹲猓獐鄭以
今製詰古事謂如辟邪縣漢京爾雅釋獸書最古此物
不載殊非經漢通西域到烏弋桃拔符拔如山精辟邪
角雙天祿隻孟康注始詳其形姬周何緣鑄圖象攷古
到此空膏肓白虎辟邪主除道曾聞李氏畱鏡銘洪相
誤以辟邪釋形事輻輳遭彈抨黃初元年古井器銘字
斑駁猶難憑竭來古寺見法物篆閒枚景排列星至元
之年重鑄此意欲尙象追韶韻鼓鐘於論儒者事靈音
誰許桑門廢惜哉禹鼎不可見正名百物當重評

祈澤治平寺捨田之記

江左勝地古迹治平六朝遺恨自晉而興有莓蕪澗致祖師生
誦法華妙感龍女呈祈求有感祈澤名賡迨此千年香火常興
徒偕姓陳其名曰亨自幼捨俗利祿皆傾天之佑之時行道行
凡事謹慎而無喻但守本分而和平壽高六旬以上德洽衆士
之榮耄兮圓寂特摭至情將在生但有衣鉢歸常住永作生營
怡然而化西方是程佛祖捨身捨命徑達大乘吾師捨田捨財
切利當陞我輩聞鐘喫飯深慚無德無能自茲一靈不昧法力
常增

又值耆宿譽公和尚

乙亥正月廿六日忌

同發慨心捨田作常

住產同結善因所祈佛力護持者歲在至元丁丑仲春吉日謹

記

碑末刻住山
釋永國立石

右碑正書在祈澤寺無書撰人名殆卽出于永順之手
按靡蕪澗在上元城東三十里齊處士劉瓛居此爲儒
林之宗年四十未婚其友爲娶王氏乃詣澗折靡蕪而
去因此得名事詳六朝事跡碑作蕪蕪疑緇流未之
深收而有筆誤耳

孔子小影書後

謹按闕里祖庭廣記唐道子所畫先聖隱居以十弟子從謂之
小影摹者多訛至元三年後丁丑冬十一月南臺都事周公舜
舉以耀州學大觀閒所勒石本白于侍御張公夢臣經歷廉公
亮命學官重鐫于石以永其傳集慶路儒學教授劉一夔學正
董經學錄劉天錫敬識

碑下刻郡人鄭琳鐫

右碑正書在江寧縣學大成殿內祖庭廣記先聖四十

九代孫瓌敬所編

句容縣恭刻制詞記

孔子之道萬世準則歷代崇奉有隆無替然未若聖元推尊加號之極其至也國初諸事草創文治未遑太宗英文皇帝建學中都遣國子就學士之通經中選者復其家世祖皇帝勅上都天廟聖像十二章服暨純以金飾之登用儒先禮聘文學之士學校有官鄉社有師詔旨敦勉著于令甲武宗仁惠宣孝皇帝加大成至聖文宣王號遣使闕里以太牢祀郡縣廟學敷宣綸言鐫之貞石昭示永久仁宗皇帝正孔廟配享位以宋九儒暨先正許魏公列諸祀文宗聖明元孝皇帝繼志述事加封宣聖考妣齊國公曰啟聖王魯國太夫人曰啟聖王夫人厥配并官氏曰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加充國復聖公郕國宗聖公沂國

述聖公鄒國亞聖公復追封二程子河南伯爲豫國公伊陽伯
爲雒國公朝議刻制中外廟學于是集慶路句容縣尹李允中
教諭劉德秀輦石就韶書刻有日謂宜有紀述以彰昭代右文
之懿宣聖五十四代孫思立適爲監察御史請之起巖至於再
三益以起巖常承乏冑監累官吏局詞垣于紀述爲宜也哉蓋
前聖之道得孔子祖述憲章而益以顯後聖之心必孔子是則
倣而爲盡善夫師其心必崇其教崇其教而不論其世可乎斯
道之所以亘萬世而不弊大倫以明生民之道也 以昌一皆
原于聖人而尊其所生以及其配允謂稱情矣蓋其道之傳派
承既在至于繼絕學而繩墜緒盪除習俗開發我人功加于前
德垂于後者尤在表祿也夫以國家重民教尊聖學擴充旁達
無所不用其極則職乎近民而膺承流宣化之任者其整飭作

新當何如哉繼自今以往凡來遊來觀仰瞻奎璧雲漢之章宜
知所嚮矣

碑末刻番易
朱漢刻字

右碑正書在本學宣聖五十四代孫承德郎江南諸道
行臺御史監察御史孔思立書通奉大夫江南諸道行
御史臺張起巖文并篆額後至元戊寅五月立

句容縣學大樂禮器之碑

皇朝尊尙聖道推崇孔子自國都下逮郡府若州縣莫不有學
學必有廟祭必用禮樂參酌古今損益時制釋奠儀式著于令
典惟其守宰有哲有愚故其禮樂有舉有廢豈亦以禮樂待人
而後行歟按梁王世紀漢魏以來闕里雖崇典祀隋唐始詔天
下州縣皆立學春秋二丁陳三獻之禮宋政和開始頒大樂禮
器許內外族人及縣學生咸使肄習然皆未有若我朝禮樂備

舉之爲極其盛也句容爲金陵屬邑學創于開元迄今六百餘年其間興廢不一再紀至元之二年教諭劉德秀來典學事歎垣宇之弗葺切切疚懷白縣長佐縣尹李允中然其言僉謀曰學校乃育才之地風化之原禮樂之所從出也宜相與戮力以振斯文遂擢節歲租度材底法以飭宮牆崇廟貌爲先又命立石六跌恭刻皇上勉勵徽章先皇帝加封宣聖考妣及四配豫洛國公之制詞侍御史張公起巖爲文紀之丹堊一新講習以盛適縣尹秩滿告行謂同寅曰學校苟完美矣雅樂未備官禮未輯如神之來格何監邑丑驢敦荅慨然以爲己任率僚佐各捐已俸倡之鄉胥里人相與觀感而樂助焉教諭幸其成不憚勞勤贊佐之適製幅巾深衣咸以襴幘角帶革舄會陸拾襲命銅工爲冶造簠簋彝爵禮器凡百伍拾有壹各分職以執其事

至于鍾磬笙簫琴瑟塤箎祝敔篪之具一務精緻以圖永遠而不靳於貲樂生二十五員遴雋雅子弟爲之致郡庠典樂士淑習浹月秋丁告成書其實請記于余余聞之先王之制禮樂也有本有文誠敬和易本也器數制度文也本主乎中文著乎外故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用之朝廷則和而平用之邦家則無所處而不當吾夫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蓋以本立而文有以行也絲衣之紉載弁之綵犧牲之備粢盛之修玉帛充庭而鐘鼓在序文旣著矣儼乎有聲肅若有容齊戒一心對越如在本斯立焉由是而事親從兄序而大和恭遜雍愉之化漸被鄰壤斯則禮樂之實而聖人之大教朝廷尊尙之盛意也器不預焉尙相與勉之

碑末刻金陵樊宏毅

右分書碑在本學賜同進士出身儒林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趙承禧撰文林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管勾曹復亨書朝列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都事姚紱篆額至元五年五月日建文筆詳贍書法秀整稱元碑之佳者而教諭之職脫脫元史未載蓋缺文也碑陰正書紀造祭器之數亦甚詳備

大樂禮器碑陰

元祭器□□銅祭器壹百壹拾捌事

山尊貳著尊貳大尊貳□尊貳罍壹盥盆壹象尊貳犧尊貳簋

陸

連蓋

簋陸

連蓋

杓叁坫貳拾肆豆肆拾柒爵拾捌古銅花餅

香鑪壹副錫花餅香鑪壹副俎叁拾邊伍拾

新祭器禮服雅樂□□銅祭器壹百伍拾壹事

爵壹拾柒站壹拾柒簠貳拾

連蓋

豆貳拾

連蓋

豆伍拾沙池伍

犧尊貳象尊貳盥盆貳杓肆大鐘壹

并架

登壹

連蓋

銅壹

連蓋

大花餅貳香鑪肆大香鑪壹

雅樂壹部

麾竿壹

龍頭紅羅衫裝全

銅鐘壹拾陸

木架飛鳳龍頭流蘇裝畫全

石磬壹拾陸

木架

飛鳳龍頭流蘇裝全

管貳笙貳塤貳箎貳琴貳

絃卓全

瑟

絃馬架全

鳳

簫貳搏拊貳

連條

祝壹敔壹

連簾

禮服陸拾副

唐帽叁拾玖角帶叁拾玖皂靴叁拾玖雙白北絹襪衫叁拾玖

領幅巾貳拾壹深衣貳拾壹領皂履貳拾壹雙

以上一列下一列云

督工江裕學職江清涵江縣森柏純胡體仁孔逢吉江澤民徐

麟孫司吏朱士良吳思敬戴瑞許杰王德富湯榮曾元德徐世

英柳元英俞志道孫天敘趙仁趙友仁王德懋典史何驥朱廷
瑞集慶路句容縣尉集慶路句容縣主簿黃買佳承事郎集慶
路句容尹兼勸農事林仲節

方山重修定林寺碑

集慶郡城東南出三十里有方山焉敦厚方正巋然在望於地
勢爲貴重者也故宋乾道中蜀僧善鑑築佛寺于山之半請上
定林之名而名之度弟子以居二百年于茲矣世有廣學博聞
之士出於其間蓋人境相成爲勝者也國朝至元初開講席於
郡之天禧真定德公實來上稟朝廷之旨下爲庶民之歸宣通
要言間見開悟居數十年學者日盛德公之歿用其法闢那之
烟焰所及凡竹石林木皆成舍利紺碧圓潔人爭取而奉之以
求福焉嗣其講者則瓦官戒壇東魯儒公也志樂閑退委而去

之自方山來主其席宣慈恩之教沛然於是邦者則退菴無公
其人也天歷天子久潛金陵清燕之暇洗心于佛乘几行道明
教之士莫不知名歲己巳無公與二三大僧同朝于京師其徒
嵩公偕行召見講法深稱旨意寵遇之厚久留弗遣明年俄示
寂焉上加閔悼思所以繼之者平山嵩公簡在上心卽遣近臣
今湖廣行中書省左丞王士宏浙西廉使伯顏帖木兒錫命嵩
公主天禧之席嵩公曰上恩深重非所敢當況我遵行有絕流
演公請以命之上嘉其能讓不違其請又興歎若曰雖佛氏之
言無所忌諱無公旣退就寂滅又以絕流繼之非所以廣學海
而興大乘也時虞集侍立奎章詔爲更之集以上意更之曰道
源于是命士宏傳詔俾演主講于集慶而嵩次之賜伽梨衣織
金爲文妙麗殊勝上嘗奉觀音大士香像於內閣及北還出付

演嵩崇奉之至是兩賜錢凡伍萬餘緡俾爲閣以居之日致爪
華之供皆士宏所傳旨也旣而衣以重幣錫以名香加以美號
恩數之隆演嵩二公蓋無異也及嵩繼演今上皇帝御極嘉惠
法林金衣香幣之賜名號之美亦一再至而天禧之盛洋溢于
方山之表矣定林三出名士寵光相承泛觀東南未有能及之
者矣嵩公思定林之舊而受業師妙至在焉不忍亡其初也乃
出衣蓋之資興土木之役加意于定林大修寶殿經藏傍及修
廊與凡屋之爲羽翼者弊而圖全與更新無異所特作者寺之
僧堂三門鑄大鐘建樓以居之買田得若干畝取其租以備歲
月之完葺者焉功成今浙西廉使伯顏帖木兒治中與集皆同
朝過行臺見嵩之成績以書相告請爲之紀焉其來者徑山第
一坐道甫蚤受業于定林者也至于山中相從易朔而後從容

及之可謂委曲者矣集嘗聞之衆生自無始以來執著諸有以受苦極諸佛悲憫示以空法又懼滯于空寂中道出焉是故無有亦有無有亦空則妙有真空無閒然矣使彼蠢然含靈之衆日用而不知者以冰釋疑須識根本此吾佛教意自世祖至于今上皇帝列聖一心崇是教以福斯民有在于是其可無以記之哉崇公身任講事之重不違世法又廣刹海以表其初心道甫分席之山其所以來告者不墮于有爲不滯于無爲故集得以緒言記之也如此

右方山重修上定林寺之記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集撰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王士宏書正奉大夫江南湖西道肅政廉訪使普顏帖木兒篆額至正二年歲在

乙丑立孫廷松按元史文宗爲武宗次子至治二年出居南海三年晉王立爲帝改元泰定召帝之瓊州二年又命出居建康碑云天歷天子久潛金陵謂文宗也

重修達奚將軍廟之碑

縣治之東南有達奚將軍廟其神端坐擐甲執兵前侍立者四人歲久廟宇頽毀像飾漫漶有幅楮帖殿東楹數字可辨云梁承聖初洪遜爲國子祭酒其下磨滅莫考最後云至今簷楹烏雀不棲後至元庚辰夏五亢旱邑之長貳徧禱羣祠以祈至廟邑長丑闕公祝曰神若有靈能降雨澤民當使廟宇一新是夜澍雨如注迨秋仲復禱晴于神又獲其應歲用以登於是耆老陳德新紹箕等謀于衆曰在禮能禦災則祀之能捍患則祀之而山川之神能興雲雨以澤民者咸在祀典今神廟食于茲雖

莫知其始然雨暘之禱各以時應愚等託處茲土宜協力重構以昭荅神貺且以致祝辭之信於神遂乃鳩工度材因舊基而拓之深五丈六尺廣半之中爲堂三間前直兩廡外闢崇門去廟西北五十步立神道門復甃石以達于廟嚴嚴翼翼閎偉炳煥始事于十月之望訖工于臘月之朔凡所資費皆翕比以集而神像部從則邑長貳等相與捐俸飾之旣完衆請予紀其事按達奚本番族蓋因達山奚水得姓魏隋間著姓西北今將軍獨以姓顯而名號世載蔑有記之者世傳南來時與沈襄王戰死於縣西之華墓崗又俗稱環廟之地卽將軍甲城雖其說不可遽信然予意將軍雄武英烈生必捍禦災患爲國捐軀故民懷思而廟祀之況歷年之久祈禱響應福澤洋溢流于無窮蓋惟神祐不厭于民是宜官民之崇奉恪恭而廟宇增飭也雖然

神之靈固赫赫而不可誣矣其所以格之者亦惟人之誠信相孚而已予于是有感焉於戲吾黨膺百里之寄以牧民爲職者可不思盡撫字之方俾民物安阜以對越于神乎系之以詩曰武冠韜略稟英姿兮兜鍪杖劍揚旌麾兮奮身爲國載驅馳兮慶流行溢民懷思兮懷思伊何崇厥祠兮瞻此甲城神靈綏兮林鬱鬱曲流漪兮歲時報祀潔盛粢兮佑我百里集蕃釐兮堅珉載勒期永垂兮

碑末刻承務郎集慶路句容縣尹兼勸農
陵樊宏穀鐫

碑末刻承務郎集慶路句容縣尹兼勸農
事李溥立石督工司吏朱上良王德富金

右碑正書在句容南城外承事郎前集慶路句容縣尹兼勸農事林仲節撰文進義副使尉集慶路句容縣主簿樊嗣祖書并篆額至正二年正月廿二日立按南史周宏讓梁承聖初爲國子祭酒二年爲仁威將軍城句

容以居命曰仁威壘今碑作洪遜且遺其姓古刻文字
有可以據碑以駁史者此則又當據史以正碑也達奚
氏後魏獻帝第五弟之後爲代北著姓見于史者不一
其人然以戰功顯者多在西北今碑所云未知何據

達奚將軍廟碑陰

建廟施財題名

重建廟宇陳德新朱必富樊鎮

氏表廟宇陳紹箕劉宗慶翟慧成許良忠

周圍墻堵甃砌地面門窻遮陽芮勝富張朝貴張德富徐必富

倪德富

龕帳徐鑄

漆飾居元明

廟門外甃石街紀忠張仁榮戴壽富

神道甃石三十丈提舉司知事張廷瑞

神道門揚大明

裝塑聖像本縣官司吏孫克新張德亨劉鑄徐處信戴誠姜杞
徐世英曾元德譚永和典史周夢麟趙由道縣尉張奎主簿黃
買住縣尹林承事達魯花赤丑閻敦武焚修陳道良

右碑陰人名中有居姓按杜佑通典晉大夫先且居之
後以王父字爲氏漢有東城侯居般今錢唐多此姓又
有楊姓从才劉氏漢書刊誤云楊氏有兩族赤泉氏从
木也楊震子雲从才攷漢郎中鄭固碑云大男孟子有楊
烏之才又楊德祖與臨淄侯牋云修家子雲視此楊與
揚古本相通也

重建清源廟碑銘

并序

蜀三神皆在祀典皆因有德與功爲民所敬仰雖皆肇迹西土
威靈之烜赫驟遠弗屆東南去蜀萬里三禋之祀徧于羣國之
閒其先後屢巫而清源爲之首稱按史神姓李氏蜀守諱冰之
子歿而始祠於灌口繇漢迄唐宋歷千有五百載初侯終王彪
命相繼我國家用監于前代增號于延祐改封于天歷以禮之
靈凡再致隆極聖天子嗣位又詔加護國於舊號之上惟神佐
父宣力于秦世關溷崖之險成溉田之利至於凶象之誅萌庶
已安惠澤所施被于無窮可謂德孚於民矣在國之初時剽閭
帥專征董師于邊以討弗口爰及往歲憲臣定謀堰石捍江大
役是興咸禱于神顯獲嘉應可謂功著于國矣方天下一統無
閒遠邇夫其在所宜祀則承上之命報事惟一於義爲協不得

以山川之祭限于封竟肌爲比行廟所在葺以時固有不可
廢者金陵自宋季旣竝祠于三神而清源君獨有專廟于城南
廟之故榜置宋年曰嘉熙蓋嘗壹葺其壞推所由建則郡志縣
所考而遺老旣盡莫有能知之者地據曾昇陛級以登面城而
頽之亦爽特出宜爲神栖然其因山以基隘弗加闢度址而構
痺以求稱不足以嚴事大神況積日之久廢橈隳夷恬習以常
而瞻敬益衰粵戴氏榮祖實維邑人嘗欲改作崇墜以暨門廡
而弗果後卒之二年嗣子元吉思成其父志乃以緡錢二萬庀
工興材合僚友之助告于邑令張侯遜顛舉而新之棟宇以隆
像設以華復拓地爲前庭爲重門登途以達于外將以至正元
年六月十五日落成于廟邑士相率致令之言曰惟昔之葺歲
月弗紀闕焉邑及今令又森辭以著改之所始非所已垂示遐

久之道謹具碑廟門而揭其刻石之辭戴氏之居鄉也凡嫗族
閭里之孤貧周之無所吝人皆稱之以爲惠蓋能用其財而施
以義者元吉克肖而謚□□其臯也無難焉繼自今不惟禴安
厥居民亦將永有庇賴且不承其休祉是□□銘曰

業業新廟兮于彼南岡赫赫明神兮于烝且嘗神惟民祐兮爲
父爲母捍患禦災兮功刪多有帝嘉神功兮寵錫褒封爲國報
神兮敢或不共葳祠孔肅兮秉走攸服民職當然兮匪凱愾福
維西有梁兮道阻且長望神之來兮雲旆央央牲醑旣戒兮敬
享無忘神樂視民兮如西之愛匪廟曷寧兮匪人曷興構葺之
勤兮宜後其承爰述成績兮託于貞石用告事神兮有永無極

碑後刻集慶路承務郎集慶路
江寧縣尹兼勸農事張遜立石

右碑分書在江寧雨花岡三茅行宮內將仕佐郎寧國

路南陵縣主簿李桓撰從仕郎江南諸道行臺御史臺
監察御史管勾承發照磨兼獄丞趙儼書奉議大夫江
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元顏思忠篆額至正二年
歲在壬午三月十九日立額仿漢制旁刻鶴鹿各一碑
云三神者清源梓潼射洪也三神祠皆盛于宋時晁氏
讀書志有蜀三神祠碑文五卷并虔任四川漕日裒集
成書當時崇奉之盛如此按元紀至順元年正月加封
秦蜀郡太守李冰爲聖德廣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爲
英烈昭惠靈顯仁祐王據碑言延祐增號及順帝時加
護國字則史所未載蓋元史諸帝紀不出一人之手或
詳或略無一定之例也

清源廟碑陰

新建廟庭助鈔信士芳名於後

戴榮貴捐已財裝塑聖像一堂及龕帳供桌全備王實甫貳拾伍錠李子善貳拾錠王仁甫壹拾錠口思齊伍錠下缺二人名口執中貳錠口仲明貳錠王君祥貳錠徐仲友壹錠方子厚壹錠金仲英壹錠趙仲口壹錠福院主壹錠至正壬午三月吉日戴元吉識募緣焚修真元羽士李成

王惲秋澗集云元朝至元寶鈔凡十等一十文爲半錢二十文爲一錢三十文爲一錢半五十文爲二錢半一百文爲五錢二百文爲一貫三百文一貫五錢五百文爲二貫五錢一貫爲五兩二貫爲十兩五箇一貫爲半錠五箇二貫爲一錠元史食貨志其言鈔法只書十計百計貫計而未及錠計閱此碑陰初不得解因詳錄於

此

集慶路下將軍新廟記

君子之爲治也先事而致思舉一以諷百是以臯陶伊尹舉而不仁者遠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以比於洪水之平知幾其神乎此識者之所以撫事而三歎也東晉之興僅以自立詩曰無競惟人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下將軍與王茂宏諸人共佐成帝將軍慷慨之論茂宏猶將愧之蘇峻之召將軍蓋力論之而庾元規不察也峻入而事迫以都督出戰力疾赴敵以死二子從之雖將軍父子忠孝垂諸千載而無愧贈官表墓疊見於身後而溫之跋扈元之僭逆相望而起使將軍在豈復有敢侮而通者乎後之國于東南者顧瞻山川思其風烈廟祀固有不可廢者矣宋之慶厯可謂全盛金陵邈在江南而守臣刻

石表墓以率其人者其志亦微矣迨至元祐口忠厚老成之君子其餘無幾而一切功名之說其禍未已守臣曾公肇大興將軍之祠作文以記之其意之所在以爲西晉以來清談勝而節義廢學士大夫不以苟免爲恥慨然於將軍之所不可及者孰謂無數十年而宋遂亡其致禍之由豈真清談之流乎宋之南渡視晉不甚相遠吳懦苟且阿附患失之小人瀆亂國是有志之士不遠去則死耳卒不得略如其志若魏國忠獻張公其人也胡忠簡公銓以口語爭之卒陷大禍宜其於將軍之祠髣髴慷慨而不能自己是以胡公爲張公記將軍廟事將以發千古之悲開來世之烈後十餘年文武之臣有以禦侮而定難以存社稷者蓋諸君子相與風動之也嗚呼往事不足言矣洪惟我世祖皇帝觀兵大江隨定南服方伯連帥列置郡會惟金陵東

南之總也是以挈其領而爲治焉置行御史臺等耳目之寓以
臨察之潛機深略聖謨宏遠矣哉是以江海之表大小率職民
物又安則咎有以畏服其心而然也噫天下治平之日久矣列
土分邦豈復有前代一隅之慮乎然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此識
時之俊傑常存心于不見是圖之時也是以令臺臣激濁揚清
其生存于今者固無不盡而荒邱遺廟近接見聞有可以表章
若卞將軍之祠者亦無所遺忘長顧却慮致悠久之思於隱微
之間此豈非世祖皇帝至于列聖之所以望于耳目之臣者哉
使封郡受事之吏四方遊觀之人有所觀感焉而傳誦無遠不
屆忠孝之念油然而生於國豈小補哉傳曰出其言善則千里
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然則非獨爲金陵之邦修其廢墜以行
其常事而已新廟之作實始于至正二年臺臣用監察御史言

命集慶守臣白于行省出金穀材木而更作之廟室三閒奉將軍像以其子眈盱侑食其寢則奉裴夫人之主居之周以行廊前崇重屋緣以藩垣表之三門以成廟之制凡廟皆新材惟寢則樽節舊廟之尙可用者可就之也計其費爲中統鈔二萬七千五百緡粟二百石廟在將軍墓南寶古冶城道家永壽宮在焉宮之主者陳寶琳守祠事相凡役以究其成使其徒來求述其事以作迎饗送神之詩歲時行祀典奉明詔有所昭享則用之于時臺官御史之爵名下至郡縣之執事者列而載之以示永久其辭曰

鍾山出雲旗纛徘徊大江揚靈赫若風雷顧懷舊邦新廟翼翼誰其從之二子在側勸孝表忠自我臬司著蒿千年君子之思天子仁孝見帝于郊錫享遺忠蔽羹毛炮肅肅駿奔臨以執法

孰茲來宗訓勵承之豐草宿露冶城之下斂爾貔貅考我鐘鼓
先民之遺尔子尔孫夫人在房祀以義存匪忠非臣匪孝無子
相尔室家神其燕喜精明在天聞者作典司憲有爲諂淫是懲
覆轍者天臨照者日桓桓將軍作我民則神來我依神去我思
有貌如生何日忘之

右碑正書前奎章閣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
制誥同修國史虞集撰榮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
平章事巉巉書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
國史知經筵事張起巖篆額至正五年十一月立卞忠
烈廟記三篇曾文昭公胡忠簡公竝此作也發揮卞公
忠孝之節歷代崇尚之典詳矣明天順四年朝天宮災
延及公祠志爲燬燼成化五年郡守蕭葵復依舊本重

刊于石三公名蹟乃得復傳至今余家知白齋所藏爲
焦文端公舊物尙係元拓愛其書法平原裝潢成冊以
貽文俊姪爲楷則焉

重修縣學記

句容爲縣最古漢長沙王子黨建侯於此國朝舊臣創兀氏亦
以此封王爵其廟學宏壯異他邑第歲久不治漸入荒域至正
丁亥八月縣尹邯鄲張承務士貴迺率義命工不資學計自堂
徂門暨翼序廡庑都宮環堵罔不畢葺遂使雕甍丹楹朱扉網
戶悉逾舊觀當興役之際適有凶盜繇淮甸歷宋方登茅鼻涉
土橋問津龍潭欲走江以逸鎮南王令司馬會有臺帥臣督十
餘路戍士聞于東華山抗萬夫長江寧監邑死之彌月有半始
克殄滅於時應酬徵需供億軍餉承務寢食兩忘一如律令仍

于巡徼關柝輟綏里間之隙不憚勞勩篤意廟學可謂本末具舉得爲政之要矣予膺臬寄海北尋調西蜀未幾遽拜工部之命速抵金困深士謝瑛時攝事於學請文以識諸石子惟正人心厚風俗無一不本於學人心正風俗厚因盜安從生哉承務能飭組豆于甲兵中以急人之所緩視不知所當務者遠絕矣則其政績宜亦可歌故輟行不讓系以辭云

易列蠱卦事壞必新詩誦泮宮專美魯申先甲後甲爻象可則獻馘獻俘卒以滅賊破殺越人暴禦國門緣教之失懿德遂昏駢首就擒或斷或磔究原以思惕然其惻禮讓興行疇不向方雖賞不竊刑厝成康猗與張尹卓見不忒傳崇聖道淑此邑國美錦優製聲謫弦歌纂庸樂石永矢不磨

碑末刻中山謝瑛立石

右碑分書正議大夫中書工部尙書高昌僕哲篤撰從

仕郎贛州路龍南縣尹兼勸農事中山李桓書并篆額
至正八年戊子五月吉日立碑解閣整歌亦典雅在元
文中堪與晉卿道傳竝駕李桓書亦雄渾有法

崇明寺藏經院記

句容縣治在金陵之東九十里以茅氏所居之山句曲而有容
故名縣縣之崇明寺邑民祈福之都會也按郡志西晉咸寧中
郡人司徒膺捨宅爲寺初名義和梁昭明太子嘗書其顏附列
三十六院唐會昌開中微繼以災毀惟天王殿庑鐘之樓得不
燬焉宋太平興國中改賜今額其時天祐二年太師中書令吳
王楊行密嘗夢遊松檜林中感彌勒世尊爲說法要覺而追憶
所在歷歷在目使圖而求之蓋是寺也尋聞於朝出財作大殿
以奉彌勒之象時院之葺者才十有八所曰南觀音曰藥師曰

南釋迦曰天竺曰千佛曰妙雲曰中釋迦曰四聖曰瑞應曰彌
陀曰北釋迦曰北觀音曰天王曰羅漢曰瑞像曰大聖曰文殊
曰經藏是已諸院皆習瑜伽教法惟經藏爲禪院寺有藏經相
傳有七人者過之儀狀甚偉手書是經合爲一藏字畫宛如出
一手書旣不知往所或以爲天竺云天王殿鐘樓制度殊古固
無恙也儀像亦非今時造像者所可企及而彌勒之殿歷年凡
四百五十餘祀棟宇侈傾殆不能支風雨矣寺之千佛院僧守
廉妙法各以其師廣庵方公茅齋已公所遺之財倡之而邑人
杜氏甫榮旣鄉鄰爲善之士咸出財佐其費迺大改隴蜀良材
以至正六年春悉撤故而新之明年夏集事黝堊畢具規制視
舊加高敞矣爲費凡四十萬緡而出諸廣庵茅齋者十之七八
也又明年住山永襲列其事使寺僧道山守玉介吾友師一之

書來徵言顯書之予嘗得唐白樂天遺事每讀之輒廢卷永慨而羨慕之也蓋樂天暮年使工畫者作彌勒變相每清晨祝曰居易以宏詞登科進士及第受官二十任食祿四十年建寺兩所書經一藏造像百軀飯僧萬餘以此殊勝之利回向衆生云者惟漢晉唐宋以來諸賢之留神內典者至毀形服以預僧倫捐田宅以爲幢刹固不加少而忠言嘉謨効于當時文彩表于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守而道德高于古人此樂天見稱于昔賢而其遺事則尤人之所難能也吁學士大夫之賢者心期自立固豈望其求全乎是以吾徒紛紛總總要不可以數計求其能庶幾乎樂天之萬一者幾希矣蓋法道澆漓繫社衰落寄吾法者不能以律自檢膠乎利欲視僧伽藍物爲己固有漫不省庵者披田建寺所以覲乎我者爲何而形服之所以異乎流俗

者果何所事質質焉惟貨是殖致土木以來徭役公府易視列
之編氓昔之以道德爲王臣之所禮者漠無聞焉然求如守廉
妙法之能以師之所遺而爲佛事者蓋亦寡矣矧能盡乎樂天
之所事也哉亦吾法以六度萬行爲入道之門而能施則又守
乎六度而該萬行是知守廉妙法之能施則足以信其爲道而
足以激夫貪俗者矣是用記以詒夫來者云

碑未刻妙慧宏智
大師禪師湖州路

翔鳳山顯忠資福禪寺住持延俊監造徒弟永繼嗣惟寶彰嗣
吉寶璽元會寶所元進表口普成靜逸知事道昱慧定妙湛勸
緣興教禪寺住持沙門繼祖當代
住持永襲立石古潤徐文玉鐫

右碑正書在句容本寺妙慧宏智大禪師湖州路翔鳳
山顯忠資福禪寺住持番易沙門延俊謨大龍翔集慶
寺首座師一書從仕郎贛州路龍南縣尹兼勸農事李
桓篆額至正八年歲在戊子秋八月十九日立碑述寺

之廢興可云詳矣惟稱藏經出天人之手未可憑信吾鄉盛仲交先生家舊有佛經二卷一署姑蘇陸松書道行般若經一署鮑昇書樓炭經後頁題大宋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七月初六日起首書造又鈐以句容禪經藏禪寺斗書毗盧法寶延陵姜二酉家亦藏三卷一錢唐張暉書大雲經及般若經一崑山潘澤書法輪經後署年月殊印與盛藏俱同觀此明出儒者之所爲似未可以沙門之言爲信也

德恩寺井欄題字

雷山義泉至正戊子雷秉義建

癸丑季春與姪

文俊子元

偶步南郊於德恩寺前見古

井一闌刻篆書雷山義泉至正戊子雷秉義建按戊子

乃順帝卽位之十六年劉純之存徵錄云宋丞相李迪
題江南義井有三雷山其一今則明書至正豈秉義重
修者歟因考李迪義井記作于天聖五年文見建康志
碑訪未見

上元縣祈澤治平寺佛殿碑銘

至正五年春予自溧水道逕山曇芳禪師住持大龍翔集慶
寺因館于寺之東庵祈澤之徒如龍錄其寺故碑謁館所求紀
佛殿成蹟且言故碑殘缺并欲掇其概書之不獲辭按碑云寺
建于宋營陽王義符景平元年時有禪僧諷誦感龍獻泉之異
原隰資以灌溉歲旱禱雩有孚浚厄于會昌墟其地南唐昇元
閒邑人陳于朝復故址舉僧德謙主之謙道行聞于人人咸異
輔以作興又得徒智安協贊乞成精藍于保大之歲殆將千載

今其里人陳公謙亨樂善有誠一日廢敬于殿觀椽棟將毀摩
顧僧永遠曰聖人之居不加營爲何以昭崇祀廣教化吾其爲
新之可乎曰正憂殿之弊無所圖其新公舉諸心發諸口者寺
有幸矣公曰諾吾于殿若有宿負殫吾力何辭捐貲一萬餘緡
賦工度材經始于後至正二年壬子夏落成于四年甲申冬象
釋迦文殊普賢衆聖位乎其中十八大聲聞列其左右殿之後
位以觀音大士凡供具皆新之復施田給香燈以計永久其志
勤矣竊惟法教東被世濟其道入知嚮方反乎生而靜者其陰
翊王度非刑賞懲勸之所能然固其中而不知爲之者猶化工
之于物也故象教昭代所尊事公信道不回悟物俱多思植善
本以廣教源爰俾茲山移爲靈鷲人之至于是而有所觀感者
豈小補哉嘗謂世之事居積者毫髮之利不輕出雖己之所當

爲而不爲矧有急他人之所欲爲乎是其爲利之計重樂善之心輕耳曾不知久則已且不能有而欲傳諸後後之賢否或失厥守覆厥有者多矣視公之爲可謂積而能散豈不臧歟或曰施報之理何如應之曰譬夫播嘉穀之種吾知其不爲稊稗也審矣然權于冥冥者非乃知公字遜卿爲之銘曰

煌煌大教西而東爰以漸頓開羣蒙神僧誦課精誠通倏忽雲氣下飛龍靈泉浩浩來無窮早乾雲禱成年豐民荅惠利嚴祠宮會昌鞠爲荆榛鼓父老咨曉陳靈蹤昇元保大復厥功迨我皇元極優崇幢刹基布俱隆隆陳公作殿發深衷夜觀觀史移會空玉豪金相光曜矚一念無初復無終超入佛境叨行融朝昏鞞鞞鼓與鍾法音遐暘宣皇風

碑末刻住持沙門僧如定立石監造僧德珎永如

右碑正書在本寺沙門伯元撰中順大夫秘書卿秦不

華書墨芳守忠篆額至正九年己丑歲四月吉日建詞
致典雅書法似歐陽率更按不華字兼善初名達普化
文宗賜以今名生平真蹟流傳甚多 家君過雲室曾
藏其書鼠賦風骨內含神采外溢誠書家之傾國與此
碑溫潤遒勁絕相類也

江寧金石記卷八

冶城嚴觀子進輯

詩詞

次韻子瞻題郭熙畫秋山

黃州逐客未賜環江南江北飽看山
玉堂臥對郭熙畫發興已在青林間
郭熙官畫但荒遠短紙曲折開秋晚
江村烟外雨腳明歸鴈行邊餘疊巘
坐思黃甘洞庭霜恨身不如鴈隨陽
熙今頭白有眼力尙能弄筆映窗光
畫盡江南好風日慰此將老鏡中髮
但熙肯畫寬作程十日五日一水石

右石刻康熙閒僧圓堂獲于溧水能仁寺土中今爲蕭氏所藏詩題下書山谷道人庭堅六字按內集任淵注云作于元祐二年時年四十三爲著作佐郎詩之刻于江南或後人之所爲歟行書超脫直匹眉山宜有同稱

之譽詩之背鑄迦諾迦伐蹉尊者畫像左書武洞清筆
山谷詩上又有十三字似不全梵像贊語觀此詩畫雖
同出宋人但無刻時年月可考先後未能以意斷也

閏八月十日同運使正仲大夫提刑若愚司封運判全玉
朝奉遊雨花亭一首

閏月稍豐暇清晨適逢休驅車偕羣公始爲斯亭遊鍾山來具
維大江西北流臺城古到今舉目意已周晉有尸黎密嘗棲崗

之幽君王懷高風立剎旌往由法雲生梁朝雲氣如蟠蚪法雲初生

有雲氣七齡依寶亮俊發欽徐劉講經此寺中天花盈空浮紛

紛白雪飛柳絮未可侔狀如飛雪近來有賢宰亭于崗上頭吳

侯因名之潛德光千秋周覽民命僧構亭昔人登泰山芥視十

二州余亦歎羣雄一毛爭九牛豈知振大林傳諸嘗目至有八

龍留伏講臺下八龍來聽因末爲推本祕思聊一抽燈明天人師說法歷

劫悠欲放眉閒光洗足先雙收入無量義處身心安如邱陀羅

與殊沙普散千億洲雲公於此時講已不可儔有僧嘗夢云雲

已講此經況當幽巖中松拂久唱訓初雲住幽巖講斯典以石

解所以善哮吼保誌稱爲優誌嘗贊曰誰言此華來天地相

應求帝釋舉手閒已入如來眸醉書貽羣公爲我商聲謳余既

詩有謂余曰牛頭未見四祖自鳥銜華雲講經雨華未足多也

損於爲雲也維摩室中天女散華結習盡者華不著身今延手

堂內升空不降則雲之爲雲亦可知已天監五年早帝請雲講

勝鬘講竟大雨華佛問此華從天得耶從地得耶天帝舉手而

說股若天帝雨華佛問此華從天得耶從地得耶天帝舉手而

佛可之華之所致如

次韻和正仲燕保寧覽輝遊崇勝鳳臺一首

霜晨飲保寧亭午遊崇勝兩寺連一崗相遠亦相映登臨目所

擊今古坐可證重輕歎吳鼎白黑昭晉乘山空霸氣滅花草埋
幽徑松孤石易立修竹無衰盛徘徊鳳凰臺默默揆所稱虞恩
勳植被周道乾坤正儀韶與鳴岐如影隨形凭宋文三十年陳
迹俛仰竟因公肆筆題發我悲秋興鄙哉草閒活起自青衣偵
弱嗣弛嚴訓元嘉僅澄靜鳳兮何德衰來貽後人訂微幹生巨
枝雖有理亦橫非類心必殊同聲始相應邇來王蜀朝攻殺日
靡定而彼四靈物迭出如爲侯因知德未臻不足稱符命已矣
勿復陳杯中醉賢聖

次韻謝提舉林彥伯見贈一首

一篇遺我價十州累幅溢目如星稠清時名遂事高尚啟期三
樂消百憂嗟余與公晚相值讀此始歎真詩流辭嚴義篤起余
興白雲遠筆窻前遊乍如無鹽燭青鏡顧視西子知狂羞又如

午夜按長劒恍惚不辨明珠投爲公聊敘我來幸皇華相厚如
相酬民淳事簡稱迂拙閱月偶諸庭今修因尋遺跡共登覽乘
醉賡詠馳如郵王襄宣布豈足頌愧公直欲昭旂旒

次韻和若愚登寶公塔一首

寶塔登題稱逸材雲關岫幌半天開獨龍下峙鍾形峻靈鷲旁
連翼勢迴翠琰名傳千載遠紫金身應四朝來十虛含吐真空
裏假步移文亦小哉

次韻和金玉九日同遊清涼寺過高齋一首

秋鴈三山度晨雞五點號節逢黃菊秀庵陟白雲高共泛忘憂
物聊停好善旒論心如淡水得句勝連鰲事簡曹參市民熙李
耳牢感辰資友露乘暇集賓蒿嶺鬱青牛氣潮翻白鷺濤清時
豐遠覽故國喜相遭笑整龍山帽閑追老鵲艘少陵懷北闕靖

節傲東臯傅亮吟登館劉伶醉捧槽行藏雲出岫物我海容舫
支鶴鳴沖漢莊魚靜樂濠日斜車轉鹿風勁服添羔愛景重鋪
席窮歡更賦毛臂珍牛渚蟹池溢馬臺醪霸氣卑蝸角塵機息
兔毫斷金心內固挫物筆端豪烏府風雲器皇華柱石曹吾衰
亦何幸拭目歎風騷

時賈侍
御同會

二十七日登長干塔一首

龍盤虎踞爭崑崙長干窳堵當中標幾年遐想入清夢秋杪登
攀英氣飄因思此塔屢成壞相傳起自阿育朝宿緣土麵獲今
報八萬四千成一朝列在中華十有九惟茲末後名方昭自從
五鳳例遭毀下逮咸和纔可條牛停金像既希有水泛銅趺如
默要太元末年劉慧達四顧異氣山之椒三箇中出三舍利圓
正光潔如瓊瑤數層寶勢僅增立梁詔方且鋪根苗陳亡火烈

復堙墜興廢豈亦隨所招偉哉天命集真主湯霓武旆澄氛妖
六幽葵藿向堯日千仞鳳凰儀舜韶太宗繼志符節合章聖游
文金石調詩書仁義溢庠序佛老餘教通逍遙祥符庚戌感光
瑞累歲九成凌紫霄迄今八十有二載香火瞻奉傾覲髻羣公
偕我躡危級放身物外情何超心閑不逐去帆動重廊那知空
界遶奇峯萬點通冬瘦江水九道來迢迢共欣華旦此緣勝大
千永峙爲津橋興餘更就竹間飲妙音盈耳成長謠是日與發
及正仲若愚
全玉同登

次韻和正仲遊華藏此君亭一首

邂逅相遇三詩翁適我願兮江之東每乘高興卽同賦矧值修
竹華嚴宮迫窮收棄勢相遠交我以淡情何重古來金石論賢
達應求本自聲氣同清晨登此亭亭前羅層峯浮雲開白日金

影升珠櫳高標不逐四時變翠色可奪千葩紅一日無此君子
猷嘯詠已不濃清風颯然至淵明喜動羲人容化龍況是葛陂
杖待鳳幸列朝陽桐伶倫裁嶰谷律呂因雌雄太和尙可致天
地煩想豈特疏心胃下逮漢蔡邕取椽製笛柯亭中與夫皮爲
冠分葉爲酒皆自荆楊之貢東南之美兮冒霜停雪拂景雲而
縈惠風吾曹對此但欲適清樂不學渭川之人兮資千畝以敵
萬鍾

次韻全玉遊永慶寺觀陳井一首

西北有招提灑然塵垢外茲遊久未遑欣與高軒會遂室儼圖
畫危亭隱松檜逍遙步荒徑蒼密拂輕葢開冬含餘清幽律驚
爽籟行行轉城隅亭午雲容晦六朝三百秋覽迹增悲慨金輿
成寒灰簪笏散煙靄龍沈景陽井欄刻惟存戒

圖經云欄上刻
字悉已殘毀惟

戒字可辨更餘三品石默默冷相對我視此邦傾如魚自中潰民財

盡錙銖民命輕草芥三閣與十賓積累成大慙昔人賦黍離搖

搖發行邁偶來牽我思已涉南榮誠

謝叔源云無爲牽所思南榮誠其多

十一月十日同謁惠烈廟一首

山北迢迢十里餘使華聯轡謁神居吳朝崇構飛蟲後梁帝停
焚驟雨初松蓋交陰垂道路棠枝孤秀聳庭除太平應禱邦人
賴惠烈新加益顯歟

十六日題紫極宮鍾阜軒一首

十里龍盤走勢來此軒清對此山開日華先覩東方出春令長
瞻北斗回地壓靈鼇爲勝境城遷巧冶作瑤臺何年隱几成余
志世味於今已似灰

正仲移漕二浙用李白留別王嵩韻以送之

二疎辭漢廷故里揮黃金謝公扶晉業不改東山心余亦何爲
者時動莊舄吟七閩三徑荒白髮西汜侵徒欣倦飛翼獲蔭遊
鳳林方同頃篴吹又遠金玉音日月正光華海嶽增高深畫錦
雖適願霖雨斯層岑送公悲且歡聊拂綠綺琴

次韻酬郭子功行次新林見寄一首

感君故意長赴我同襟期愧無芳蘭美叨沐清風吹舒文振頽
波歲莫起我思大鵬息六月飲啄宜天池如何偕鷦鷯深林安
一枝固窮顏如丹欲老頭未絲元凱承華勳正值休明時脫身
事幽討徒使余心悲況當雪紛紛更得新林詩

次韻酬子功行次白鷺洲見寄一首

已隱南山霧聊經白鷺洲初聞未得見悵望登高樓空城凝寒
雲目極徒離憂咫尺邈千里此夕如三秋何當侵星來樽前得

詩流一飲詩百篇同銷萬古愁

次韻淵子功見贈一首

一緒連文壁幾重早年宏麗壓機龍心閑自結千巖月音妙誰
聽萬壑松清入奇懷詩信筆暗通大道酒盈鍾賓筵忽得陽春
句屬和翻愁雪意濃

次韻淵運判張德父燈夕不赴一首

南國星橋鐵鎖閒朋簪聊醉鳳凰臺同民所樂嘗聞孟與物爲
春略似駘龍曜乍增崑岫出佛華重散竭隄來發篇示我雖溫
麗欺魄連牆肯至哉

是夕會
於保寧

白鷺亭送運判張全翁一首

一寸逍遙氣自春等閑語嘿見天真艱難世事嘗來徧平淡交
情久更親會面只驚蓬鬢改離亭還折柳條新世閒冷煖隨通

塞三紀如常有幾人

初識全翁於洛陽自爾離
合不常今已三十有四年

戲荅提舉劉宜翁看山一首

處世能無欲看山豈有難吾心度禪定山亦不須看

送華陽劉法師一首

冷霞積金峯行年五十六身輕曠世龜眸瑩新生犢偶乘飛鳧
來就我簷下宿傾蓋如久要片言會心曲嗟余亦何有所慎止
能獨乍聆眉霏霏虛室增蘭馥僊經累萬卷學者紛麻栗躅車
循坦途幾人契華轂赤水遺元珠離智不能燭延章洞秋石應
手黃芽熟先生得何深清名達堯屋優詔辭奎衡太平高逸躅
陰功期三千餘事付神錄臘窮一雨清歸興藹幽谷安期棗如
瓜茅君朮比玉臨行笑遺余可返鬢毛綠屈晦文兕絲團虬色
浮粥聊將報齊桃不俟從季卜白雲暫去來碧嶺本無辱預爲

明月思可望不可掬

碑未刻袁居中刻字

右碑正書額題金陵雜詠左朝請郎充天章閣待制知江寧軍府事武陽黃履撰江寧府溧水縣尉周沔書辛楣先生跋云右詩一十九首顧文莊云在江寧府治不知何時移於縣學今在大成殿內元人刻先師像於碑之陰陰轉向外而正面倚壁深闇雖日午非秉燭不能見好古之士罕見之者已亥春嚴子進始訪得之手摹其文就予寓齋共讀快然如鐵網之遇珊瑚也

碑未署年月其首一篇題云閏八月十日同運使正仲大夫提刑若愚司封運判全玉朝奉遊雨花亭攷建康志履以元祐六年到官其年恰閏八月又一篇題云和運判張德父燈夕不赴則次年春所作也王濟之姑蘇

志守令題名云黃履元祐中以左朝奉郎充天章閣待制任又引盧熊志云熙寧六年自洪州徙蘇州六年六月移江寧府七月去任盧志稱熙寧者實元祐之誤而是年六月自蘇州移江寧七月去任紀載歷歷可信想卽以七月到江寧矣宋時百司十日一休假亦謂之休澣故有上澣中澣下澣讀周益公撰光堯丁亥本命道場滿散朱表有日踰中澣之句攷其日乃十月二十一日始知中澣在月之二十日今安中以閏八月十日出遊而其詩云閏月稍豐暇清晨適逢休則上澣在月之十日也

永慶寺觀陳井詩云龍沈景陽井欄刻惟存戒按景陽井銘隋煬帝所作隸于石欄之側宋時已不可見此所

云欄刻當是唐開元二十一年江寧縣丞王震重刻者
但震記云井在興嚴寺而此稱永慶寺豈永慶卽興嚴
之舊乎又王象之輿地碑目云陳景陽宮井欄石刻唐
人書今在行宮南宋之行宮卽舊江寧府治也或者元
祐以後守臣之好事者移永慶之石欄署之郡治亦未
可定然石可移而井不改求辱井所在者當以此詩爲
據今城西北有永慶寺乃明時所建與宋之永慶似非
一地

此君亭在華藏寺寺有石刻宋仁宗飛白書乾道八年
留守洪遵所刊也華藏之名金陵梵剎志失載不知其
所在王荆公與弟平甫此君亭竹詩舊有石刻在府學

卽今之

縣學今亦不可問矣

惠烈廟祀蔣子文本在孫陵岡故有山北迢迢十里餘之句明初改立廟于雞鳴山而故廟遂廢

紫極宮今之朝天宮也中有鍾阜軒不見于他書可據以補郡志之缺

郭祥正字功父見於宋史今端州七星岩洞口有正祥石室遊篇自題子功此碑亦作子功蓋宋人命字多如此猶原父亦稱仲原也

周沔字潮宗蘇州人元祐三年李常寧榜進士書法入能品

祈澤寺壘高逸上人詩碣

同雲叟道人季西弟宿祈澤寺晨起示以此詩

道人自捲衣欲往夫子林形瘦若鸛鶴復作鸛鶴音此音久不

已撥我清靜心聽爾縱好語鼎足三竹簪松局敗虛曉將見晨
曦侵霜風滿招提出望青煙岑從君行逾年壯我方外吟會須
速招隱脫身事幽尋尙爲城郭叟愧爾壁間琴

雲叟道人自夫子林驟款段先我而歸口占一詩戲之

道人乘款段輒爾馳山川翻然兩角巾似與風爭顛左手不停
勒右手復急鞭烏裙拍馬腋欲擬鶴升天釋耕觀者人莫知所
以然定疑雲路闊墜落騎鹿僊

碑內題名二則附後

雲叟庚辰四月二十三日自三茆還來觀高逸上人二
詩通暮入城 癸未仲春二十六日自雲陽歸少憇于
此觀舊題已數年矣雲叟

响展墓宿此翌日阻雨未前壁間得仲藏詩筆懷想久之

靖國元年辛巳歲仲秋七日山陰居士趙孟遠書

美酒一千盞嬌紅一萬枝家山歸未得更聽鷓鴣詞

右詩并題名行書書法極佳惜仲藏莫能攷其何許人
按仁壽縣君蘇氏墓誌云子三人岫德順軍司法叅軍
岫朝邑令岫項城尉仁壽縣君葬於青龍山觀碣後題
云岫展墓宿此因知爲蘇氏之子孟遠蓋其字也

祈澤寺梵仙詩碣

大觀戊子暮春季

虛窓雲暗青燈小松檜無風春悄悄子規枝上叫夢回清磬一
聲山月曉

官南官北添身累年去年來換鬢青何日歸來閒歲月掃山廬
墓過餘齡

政和癸巳四月二十四日將去此趨關

萬里區區學宦遊江南江北幾時休
朝來作別殷勤語爲謝多情黃栗留

右梵仙詩碣與前詩竝砌寺中壁上俱宣和四年壬寅
歲四月旦日祈澤寺住持道昇上石袁仲才刊中云何
日歸來閒歲月掃山廬基過餘齡殆亦趙岫之詩末署
梵仙二字或亦其字歟

朱子書邵子堯夫遊伊洛詩

六日驅車出上陽初程便宿水雲鄉
更聞數弄神仙曲始信壺中日月長

七日南觀噴玉泉千峰萬峰遙相連
中間一道長如雪飛落寒潭不記年

秋日口秋禾黍邊農家富貴自豐年一簞雞黍一瓢飲誰羨王侯食萬錢

烟嵐一簇峙崔嵬到此令人心自灰上有神仙不知姓洞門閑倚白雲開

右朱文公書筆法險勁光彩四射與常德府易有太極石刻相似今在府學左廡末有明人跋尾

如愚居士滿庭芳詞

吾乃當塗棄儒奉道遊行聖誨多年已逾三紀截滅六塵緣因習業自營度日未嘗謁見豪賢般若力掀翻煩惱坦蕩獨脩然來斯十四載裝鑿佛像塔宇盡光鮮造遮暘石道直至水磴邊都係束修已鎗捨爲助道安禪知慚愧了無所得本覺性明

圓

右詞後題淳祐四年十月望日如愚居士書殆隱逸之
流惜莫能攷其名氏今在牛首山辟支塔右字類山谷
又一作云庚戌年九月初二日化按相距作詞時僅六
年耳偶憶乾隆癸巳季秋隨家君歸自京華初識蔡
君別詞以此詞拓本竝鄉先達盛仲交所著牛首山志
見貽及按圖訪古除所見二宋碑外竟無明代以上古
刻何耶